

關於若澤·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書信集》的再版

冼麗莎*

我祇有一顆正直的心和堅毅的靈魂。……我總是遵循自己寫作的風格。我總是寫我心中所想的，和使我感到快樂的！

——若澤·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 (XXVII:75)⁽¹⁾

若澤·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 (José Inácio de Andrade)，亞速爾人，1779年生於聖瑪麗亞島，商船隊統領和商人，1863年逝世。他一生從事航海貿易事業，遊遍印度和中國的廣袤海域。他的業績不僅向我們展示了他的智慧，道德和愛國精神，而且也為我們提供了評論和學習其人格的依據。在其人生旅程中，他特別選擇了撰寫書信的方式，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由於這種方式可直接地反映一個旅行者的思想感情和見聞心得，所以若澤·安德拉德在其創作過程中始終賦予它們一種存在於葡萄牙17、18世紀優良傳統中的教育和道德，甚至哲學和政治的功能。在這方面做出貢獻的葡萄牙作家有許多，其中突出的有薩·德·米蘭達 (Sá de Miranda)，羅德·格斯·羅保 (Rodrigues Lobo)，唐·弗蘭西斯科·馬努埃爾·德·梅洛 (D. Francisco Manuel de Melo) 以及在涉及中國情況的耶穌會士文學中⁽²⁾有傑出貢獻的安東尼奧·維埃拉 (António Vieira) 或安東尼奧·戈維亞 (António de Gouvea) 及加布·埃爾·德·馬加良斯 (Gabriel de Magalhães)。此外，他在創作過程中，也不斷注意賦予其作品以那段時期外國

優良傳統中的精英。在這方面做得較為突出的、特別值得一提的作家如伏爾泰 (Voltaire) 和塞維涅 (Madame de Sévigné) 等，當然更不用說有必要提及在虛構書信文體 (我們認為就是一種散文文體) 方面有突出造詣的作家維爾奈 (Verney)、里貝羅·桑切斯 (Ribeiro Sanches)、盧梭 (Rousseau) 和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等。

收入供人們評賞的安德拉德的一百多封信件，幾乎全部都是他寄給他首位夫人瑪麗亞·熱特魯德斯·安德拉德 (Maria Gertrudes de Andrade) 的。其中可明顯看出他本人早有將這些信件公之於世的想法 (XCI: 324和195)，因為他希望以此方式將“大量的事實” (IV: 18) 流傳給他朋友的孩子們，流傳給後人 (《忠告》，10)。

《書信集》中的作品寫於1815至1835年間，首次出版可能是在安德拉德最後一次東方之行結束 (1837) 的六年之後，這時他實際上已經不在里斯本市政廳擔任政治職務了⁽³⁾，因為他在那裡擔任市政委員和市議會主席分別是在1834-1839年和1837-1838年。儘管於1846年他又擔任了四個月的里斯本市政廳委員，但在次年同國家黨競爭的市政選舉中

* 冼麗莎 (Tereza Sena)，前澳門文化司署研究調查暨出版處處長，現為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研究及科學服務部負責人，歷史學學士 (古典大學古典文學學院)，19-20世紀葡萄牙歷史學碩士 (里斯本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學院)。

落選了。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失敗，而是所有反對卡布拉爾派別力量的失敗。可能從此以後，德拉德就再沒有擔任過任何市政職務了。

《書信集》於1843年由里斯本國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即《1815至1835年間自印度及中國給夫人D. 瑪麗亞·熱特魯德斯·安德拉德的來信集》，分為兩卷集，出版得非常精緻，用出版者的話來說，“它或許能最清楚地反映我們的印刷水準”⁽⁴⁾。該書後經“重大修訂”於1847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再版，但作者不再從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為進一步說明當時人們是如何經常地稱贊該版本的精美和雅致，我們僅向讀者推薦附在該版末尾（頁366）的弗蘭西斯科·馬丁斯·巴斯托斯（Francisco Martins Bastos）的一封詩歌體信件，其中作者對此有明確的論述。此外，還請讀者看看萊亞爾·德·古斯芒（J. M. H. Leal de Gusmão）在其〈即興贊歌〉中又是如何激情地贊美的吧：“這版本多么精美啊，真是藝術的精品！”⁽⁵⁾

該集子第一版沒有公開銷售，安德拉德慷慨地將其分發給自己的朋友和對作品感興趣的人，一本都不剩。其實，在我們今天看來，它當時或許值得作一些推廣，使其得到更廣的傳播，那就不至於發生如依諾森西奧·弗蘭西斯科·達·席爾瓦（Inocêncio Francisco da Silva）所證實的情況，到1860年，該集子就已經難以見到了。⁽⁶⁾

比較安德拉德送給馬諾埃爾·若澤·馬沙多（Manoel José Machado）⁽⁷⁾的兩個版本，我們發現該版不知為何刪掉了題辭那一頁，儘管可以說這一變動並不是根本的。為使讀者更好地瞭解安德拉德及其《書信集》，除了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同里斯本紅衣大主教弗蘭西斯科·德·路易斯（Frei Francisco de Lúiz）交換的關於出版該書的信函之外，我在本文附錄中轉登了1847年版本的出版者的話和另外兩篇頌揚作者及其作品的文章，一是若澤·瑪麗亞·達·科斯塔·依·席爾瓦（José Maria da Costa e Silva）的長篇〈詩歌體書信〉⁽⁸⁾，另一篇也就是登在《書信集》第二卷末尾的上述萊亞爾·達·古斯芒的作品〈即興贊歌〉。

據我們所知，該《書信集》隨後就被冷落地擱在一些圖書館的角落裡了，除了少數通過閱讀安德拉德的作品而較好地瞭解他的文獻學家或史學家還對其感興趣之外，也就無人問津了。關於這幾個學者我在下面還將提到。

我們至今都不大清楚究竟是甚麼原因使如今這一版的出版者們硬是將安德拉德作品的第二版說成是第一版，或許他們企圖以此方式來強調（儘管這種方式是錯誤的）他們使用的是原版，然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正忠於原作。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提出的問題中明顯地看到。

除了如前所述刪掉的那個題辭之外，我們認為，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本卷編輯過程中使用了1847年版的一些文本，但沒有注意到原出版者的標注。於是就發生了將上述1844年5月同里斯本總主教的通信登在了這版的第二卷（頁189-191）上了⁽⁹⁾，而該版卻說它重登的是1843年公諸於世的信件。對此做法人們仍至今不知道其原因。有學者說《書信集》第一版或至少說其第二卷的印刷時間和問世時間之間可能存在一段間隔（他們認為問世時間可能延遲到1844年）。現通過查閱關於該作品第一版的一本書⁽¹⁰⁾，這一假設可以排除，因為上述與作者依納西奧的表述一致。我們在此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像這樣的問題，雖然看樣子並無大礙，但對一些特別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讀者使用該作品會生某種影響，結果不但會造成研究者精力和時間的浪費，更為嚴重的是會誤導他們作出錯誤的假設和推斷。⁽¹¹⁾

那版本另一個疏忽是刪掉登在那卷開頭的一封信款為1842年10月14日在里斯本寫的書信；該版雖然將此信刊登了，但仍不是完整的⁽¹²⁾，因為根據第一版刪去的最後一頁記有信件發表時間和作者個人資料。該信作者是弗蘭西斯科·安東尼奧·馬丁斯·巴斯托斯（Francisco António Martins Bastos, 1799-1868），是孔塞桑聖母學院拉丁語教授，曾為安德拉德修改作品，他是於1843年12月8日署名發表上述信件的（頁365-368）。在安德拉德於1863年1月2日逝世之後，也可能是他在這年1月20日的《論壇》⁽¹³⁾報上發表了

悼念安德拉德不幸去世的輓歌。後來，阿圖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將輓歌引入這版的導言中（頁VI-VII），同時簡要介紹了作者生平。

儘管書信體文章由於其簡短通常祇能簡單地論及各類事物，但《書信集》的作者在寫作時從來就沒有馬虎從事，反而總是努力使他的“書面談話”（IV: 18-19）對人們富有啟示和激發作用。人們不難看出作品的字裡行間反映出作者的文采和學識，及其18世紀自然神論派的理性和判斷力，雖然也還暴露出某些浪漫主義的痕跡。

關於這次再版，我們認為值得指出的是，出版者對如何使作品具有時代氣息的關注，已經從現在祇有一卷的精美作品的整個編排效果中看出來了。然而我們又覺得出版者本來應該更多地關注作品本身的豐富內容以及插畫方面。由於作品所包含的資訊非常豐富，如能再編製一個參考性目錄就更好了。此外，我們也不知為甚么沒有將不屬於信件範疇的那些文章統一編入目錄。⁽¹⁴⁾因此，本版目錄既不同於原始目錄，也不同於一般的書籍目錄。⁽¹⁵⁾

為使本卷讀起來輕鬆些，出版者採用當代出版業先進手段精心複製了以前任何一個版本都選用過的十二幅石版印刷畫像。登在第一版的這些畫像是由活躍於1820至1850年間的知名插畫家毛·西奧·若澤·森丁（Maurício José Sendim 1786-1870）製作的，第二版的這些插圖則是由迪亞斯·達·科斯塔（Dias da Costa）複製的，這位藝術家當時可能在官印局從業。這些畫像，向我們展示了安德拉德在其書信中提及的人物形象，比如中國的一些皇帝和哲學家，以及作者的葡萄牙朋友和中國朋友，當然其中無疑包括作者本人及其妻子的畫像。後二者的版畫是根據當時的著名藝術家多明戈斯·安東尼奧·德·塞凱拉（Domingos António de Sequeira 1768-1837）的肖像畫複製的⁽¹⁶⁾，並被採用來作為本卷的封面和封底，以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安德拉德所處的文化關係圈可能引起了後人的某些興趣，因而在這方面也開展了某些學術研究，無疑這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十分重要。而當時正是這種文化友誼關係的缺乏曾引起了多明戈斯·

安東尼奧·德·塞凱拉（Domingos António de Sequeira）發出這樣的惋惜：“……可惜友誼關係如今已非常罕見，祇有當存在這種友誼關係，一貫滋養嫉流歲月的美術作品及文學作品的心靈溝通才可能繼續存在，人們才可能遠離慾望和嫉妒之爭，甚至才能遠離名譽之爭”（XCVIII: 350）。

至於圍繞姚這位知名畫家的，在某種程度上令人感興趣的文化圈，安德拉德是這樣描述的，“……我們這位不朽的塞凱拉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富有天才，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他待人和藹，作風嚴謹，善於表達，擅長繪畫。他的作品輪廓優美，線條明暗分明，處理得十分巧妙。”（XCI: 323）安德拉德曾經從澳門，從里斯本給當時已經在羅馬定居的塞凱拉寫過一些信（XCV, XCVIII和C: 頁337-338; 349-351和356-364），這些信件現已收入本卷。此外，安德拉德還在其書信裡經常提到塞凱拉，這位藝術家的畫像已載入了他的作品。安德拉德還轉載了羅德·戈·費雷拉·達·科斯塔（Rodrigo Ferreira da Costa, 1776-1825）根據也是他的朋友塞凱拉為他而作的肖像進行自我描述而寫成的一首十四行詩（XCIX: 355），而且，這幅肖像同樣複製在本書中了。此外，安德拉德在他的作品中也還轉載了諷刺詩人、德高望重的法學家多明戈斯·蒙特依羅·德·阿爾布克爾克·依·阿馬拉爾（Domingos Monteiro de Albuquerque e Amaral）的一首十四行詩，該詩原是作者在多明戈斯·安東尼奧·德·塞凱拉“創作完由葡萄牙軍官們在各方面建樹豐功偉績的畫卷，以及繪製了根據尊敬的國王陛下之決定贈給威韋林頓將軍的那套精美食具”之後送給他本人的，以贊頌他的功績。（XCIX: 325）

羅德·戈·費雷拉·達·科斯塔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美學家、語法學家和音樂學家，也是安德拉德的導師。安德拉德曾為他撰寫和出版傳記，並在其後附上了他的導師的作品和譯著目錄。⁽¹⁷⁾該書在傳記主人公逝世十週年後，即1835年在里斯本問世⁽¹⁸⁾，書為《羅德·戈·費雷拉·達·科斯塔傳》。作者又一次將其分發給他的朋友們。由此可

見他對導師的崇敬和愛戴，也由此可知他為甚麼在自己的許多書信中總是頻繁地提及他的導師。

因為安德拉德的《書信集》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生活寫照，而且也是歷史學領域和漢學領域中相當突出的一部著作，所以東方書籍出版社和澳門政府官印局才及時再版它，以紀念這一城市在歷史長河中所起的作用，同時也是為了讓人們認識一個19世紀的西方人是如何塑造東方形象尤其是中國形象的，從而突出地表現他對人類生活和實踐經驗的貢獻。本人認為這無疑是本書更令人感興趣的重要方面之一。

我們相信，《書信集》的這次再版，在它的第一版問世一百五十多年之後能夠在一個沒有多少人對現代遊記文學感興趣的地方能獲得應有的推廣和發行，因為儘管我們已經擁有一些這類文學家，但安德拉德作品的出版者⁽¹⁹⁾認為他是屬於有別於其他人的“新人”。當然，對於那些遊記文學家，至今研究得還很不夠，所以還處於次要的地位，然而對於我們來說，他們在16-17世紀所撰寫的作品顯然是一筆鉅大的財富。近來，安德拉德本人的形象以及他的《書信集》激發了一個名叫奧古斯蒂納·貝薩·魯易斯的作者對那些遊記文學的濃厚興趣，他在1999年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第五種原質》⁽²⁰⁾中大量使用了安德拉德作品中的東西，毫無疑問，這將使安德拉德的名聲更大⁽²¹⁾，儘管迄今還沒有一篇從歷史的角度對這個人物進行的專題研究論文。關於這一缺陷，我們早就⁽²²⁾渴望加以彌補了。

現在讓我們還是回到《書信集》中來。安德拉德在書信中並不是僅僅為我們提供一個旅行者兼探險家講述的各種奇異而迷人和頻繁發生的故事，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因存在理解上的差異性而引起的種種理所當然的衝突。我們已注意到作者對某些問題展開的深入敘述，所以正如阿圖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所十分強調的那樣（頁XIV），擺在我們面前的或許是“一部包羅萬象的亞洲文明的教科書和遊記文學作品”。安德拉德寫出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因為他受到滋養中國的各種實實在在的奇遇的感染，所以他把自己作品的大量篇幅都獻給了中國，而把他自己作為一個旅行者、觀察家和學者對於印度和其他經過的地方

及所親眼目睹的事實放在一邊。

作者說他自己“也是我考察調查的主要物件之一”，還說他親自見證了中國人對人類的福祉所做出的貢獻（XXXIX，114），但是他深感這一考察調查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他這樣寫道：“我認為即使一個中國人在歐洲進行一次為期三年的考察調查都要比一個歐洲人在中國進行這樣的為期三十年的考察調查容易一些……”（XXXVII：111）他一方面贊頌中國人的美德：仁慈、正義感、行政管理、城市建設和其他方面的文明與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還扼要介紹了中國歷史，描繪中國人的心理特點，以及令自己深深感到無比神往的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和哲學與道德觀，另一方面也沒有忘記指出某些負面因素。儘管從字裡行間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解釋這方面的東西，並竭力證明自己的看法是對的，但同樣確切無疑的是，他沒有忘記評論被認為是那個時代廣為傳播的已理想化的中國頂尖文學經典。⁽²³⁾此外，在其整個作品中，作者還注意在那些像他那樣預先準備好來瞭解和認識中國實際的16-17世紀的葡萄牙作家與另外一些或將中國完全理想化或給中國抹黑的西方人士之間劃清界限。前者所說的葡人中，突出的有加斯帕爾·達·克魯茲（Gaspar da Cruz），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加萊奧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加布里埃爾·德·馬加良斯（Gabriel de Magalhães）以及阿爾瓦羅·塞梅多（Álvaro Semedo）等，後者所說的完全將中國理想化的西方人中，較為突出的如伏爾泰（Voltaire）和霍布斯（Hobbes）等，而在那些污蔑中國的人士中，安德拉德注意區別他們的動機，特別提到了孟德斯鳩與他同時代的一些英國作家，如喬治·托馬斯·斯丹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以及約翰·弗蘭西斯·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等，說他們道德敗壞，具有知識份子的傲慢惡習。（C：356）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這幾個英國作家。喬治·托馬斯·斯丹東（1781-1859）是東印度英國公司的當地傳譯，於1793年和1816年作為使館隨行人員

分別陪同馬戛爾尼勳爵和阿默斯特勳爵兩次來到中國。亨利·埃利斯（1777-1869）是東印度英國公司的商船經紀人，也曾被派遣作為秘書陪同阿默斯特勳爵大使來過北京工作。約翰·弗蘭西斯·戴維斯（1795-1890）先前是東印度英國公司的高級官員，後任香港的第二任總督（1844-1848）。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寫過一首歌頌賈梅士的短詩，題目為“In Cavernan, ubi Camoens, fertur Carmen egregium composuisse”⁽²⁴⁾，該詩已成為刻在澳門著名的賈梅士巖洞附近的花崗巖壁上的許多贊美詩之一。他們這些人都精通中文，這樣也就滿足了英國人在他們一來到中國就已經感到必須有自己的傳譯人員來同中國人打交道的需要。而對於西方人學習漢語一事，根據現有的許多資料證實，中國人當時都試圖阻撓。不過，正是由於有了這些精通漢語的西方人，我們今天才有機會瞭解他們當時在中國參與政治、外交及商貿等活動的情況，才有機會讀到他們當時的回憶錄以及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描述。

安德拉德對上述英國人的異議當然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化範疇。其實，至少從表面上看來，這些人為了從中國學到更多的實在東西，可能有比他更好的準備。在這裡值得指出的是，安德拉德在參與澳門的貿易過程中，在不斷謀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以及在同當地商人保持密切關係的過程中，始終在同他們一道分享當時中國這塊土地上存在著的活躍的國際貿易競爭⁽²⁵⁾所激起的種種情感，因為在當時的對華貿易中顯然是英國人處於霸主地位。為進一步說明這一事實，我們不能不回想到在英國人分別於1802年和1808年妄圖佔領澳門的過程中反映出來的種種政治對抗，不能不回想到英國人當時在中國和印度挑起的種種衝突，也就更不用說有必要回想一下當時由於貝雷斯福德（Beresford）統治而在葡萄牙激起的強烈的反英情緒。所有這些事實都是盡人皆知的，因此用不著我們在這裡贅述。

作品的風格及作用

人們通常只知道依諾森西奧（Inocêncio）有些

愛為經驗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世俗主義辯護，而且總是不停地以某種隱諱的口吻加以強調⁽²⁶⁾，其實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安德拉德也是這樣的一個人，即是說他也善於做他那個時代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在這裡轉引安德拉德對盧梭（J. J. Rousseau）作品《善良的野人》中所提理論的批駁：

野人殘忍嗜血成性，你在大自然這個舞臺上沒見過嗎？其實自然界中的大量生物都在相互吞噬。……

野人的雙手總是沾滿鮮血，他習慣殺戮，從不講憐憫。……

南海的島民或許也反對你歌頌的本來的仁慈和善良。……

1805年當我在太平洋中發現了那個我隨後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島嶼後，我受到島上居民的檢查。他們乘舫有十二英尺長三英尺寬的獨木舟到來，腰上圍挾香蕉葉子。其中一人在我面前展示他們生活的艱辛，他一手從獨木舟底中抓起一條正在游來的魚，接舫用牙啃掉魚身上的鱗片，隨即將它塞到嘴裡狼吞虎咽吃掉了，如果《愛彌兒》的作者在這的話，一定會很後悔他對野蠻生活的歌頌。那些裸露身子的不幸者在饑餓中掙扎，於是做出殘忍的行為，這一切都表明他們存在於世間是多麼可悲！……

現在，當你知道我們的羅德里戈⁽²⁷⁾，曾經發現我的信件與你的作品之間存在某些類似之處，可能會因我批駁過你的理論而感到奇怪。其實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因為我們之間的看法根本不同。我認為祇有經驗才能使人認識真理，而你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卻祇是建立在一些理論基礎之上的。（XXVII，74-75）⁽²⁸⁾

或許恰恰是這一態度使安德拉德能細緻地觀察中國和澳門的實際，有時甚至能在某種程度上評論中國和澳門的進步。這表明他具有一種自覺接受外界事物和向外界敞開胸懷的能力，祇要是文明的東西，祇要是理性的東西，他就加以記錄和接納。在這方面還

值得強調的是，他能做到反映中國的一些傳統理念，如反映中國的“禮儀問題”，即使這些理念與耶穌會教義格格不入，當時正是基於這些理念中國將天主教傳教士驅逐出自己的國門，並對羅馬教皇派來的使節採取唾棄的態度。在這裡僅讓我們引用安德拉德的一句話，這是清朝雍正皇帝（1723-1735）對北京的一位耶穌會士的一次問話，“……要是我根據你們首領的意圖向歐洲派去一支和尚大軍，那你將說些甚么呢？”（XXXVI, 105）^{（29）}

但是，安德拉德同樣也體現自己是一個19世紀的葡萄牙人，一個具有開拓精神的對瀰漫在自己周圍的機會主義持批評態度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反對耶穌會教義，贊美和欽佩龐巴爾，反對專制政體，反對卡布拉爾主義，極端仇視英國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還是葡萄牙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少數獻身於中國的文人之一。由於這一切，安德拉德值得我們重視。我們要特別重視他的許多很具有文獻性質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些可作為歷史文獻資料（包括關於中國問題的原始資料）來使用，可以用這些資料來同中國人的史料進行對照，也可以用它們來同那些古典作品中講述相關問題的材料加以比較。總之，安德拉德的許多作品批判性地反映了傳播於西方的關於中國的種種哲學思想。然而，安德拉德的上述立場並不妨礙他參與和批判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從他的評論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十分推崇中國人的開創精神、說一不二的品質，以及根據個人工作及努力的情況而決定的社會晉陞制度。他在談到中國對個人經驗的重視時，這樣說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像中國那樣根據一個人的工作成果來決定他的功績，也沒有哪個國家是像中國那樣對一個人的出生好壞看得那么不重要。一個人祇要他善於利用時機來改善自身的條件，那他就會取得某種成功，一個人如果能開闢根除貧困的道路，那他就能登上偉人的峰頂，就一定能立下更大的功勳。”（XLIII, 115）

下面我們將不再繼續評論《書信集》的特點、豐富內容及其作者了。或許作者因為不是個教士，僅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報道中國的作品、為讀者留下

了阿圖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為指導讀者閱讀這些信件、為讀者瞭解作者的生活和責任感的一個文字嚴謹的導言。下面我們也將不再同你們一道分享安德拉德這部作品的風格和文采了。作者除了進行報道和描繪之外，還為我們提供了感受現實的時刻。在這些感受時刻中，我們僅僅要強調的是他對他自己去廣州的旅行所作的繪畫般的描述，雖然他在那個美麗的都市祇停留了六十天，他的這些描述真的是祇能是出自於一個遊遍和觀察這個世界之後“在頭腦中裝紮各種各樣的思想，心中充滿更多的情感而回到祖國”的人之手筆。（《忠告，3》）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這段文字吧：

……中國人攔河築壩，用輕巧的閘門截水，然後將水從溝渠引到修建在山坡上的一塊塊田地，其中生長著一排排結滿果實的樹木，枝繁葉茂，美麗怡人。站在山岡上，或站在處於漲潮中的船上，都可以眺望到大自然中那一幅幅迷人的畫卷。這裡是水田，強壯的水牛正拉著巨大的做得十分精美的鐮犁翻地，那裡是為澆灌已播入地裡正待發芽的種子而建的水塘。這邊是用綠色植物搭建的育秧棚，那邊則堆放著收割農具和一捆捆尚未脫粒的稻穀或已脫粒的稻草。而就在那附近還有數不清的鴨子，牠們正在那裡啄食掉在地上的穀粒。無論是看那精心種植的莊稼，還是看那正在為農田施肥的眾多農夫，我都為自己能夠欣賞到如此壯觀的景象而不禁感到心潮澎湃。（XXXVIII 111-112）

這確是作者為我們留下的一篇如詩如畫的散文，其中可清楚地看到祇有中國人的才幹、耐心細緻和執著精神才能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

婦女教育問題

現在讓我們從另外一些途徑來重新看看《書信集》中作者同妻子的對話，儘管這些對話完全是私人

之間的。據推測，他的妻子有相當的文化，有相當的修養，有一位在文化教育戰線上工作的不一般的父親。對於他的岳父，安德拉德是這樣來評價的：

“……看來，男人們通常都希望自己的女人頭腦簡單和反複無常，也就是說都希望她們在一生中都祇具有孩童的理智，忘記她們有創建幸福的職責。”然而他在議論完一般的男人之後，緊接姪對妻子說，“你的父親值得受到最高的稱頌，在他的身上絲毫沒有這種惡習。”⁽³⁰⁾ (LXVIII, 263) 安德拉德認為他的妻子具有“兩性的道德品質” (LXVIII, 262)，儘管她總是能及時收到丈夫寄來的所有信息，但仍不停地要求他對自己的認知道路加以指導，因此安德拉德不僅總是頻繁地向她提供值得思考的東西和線索，而且還同她交流自己通過實踐得出的認識和結論。安德拉德信件這種啟示和指導功能，正如我們上面所說過的，不僅適用於他的妻子，其實也適用於更多的人。關於這一點，佩德羅·德·奧利維拉·依·費格雷 (Pedro d'Oliveira e Figueiredo) 1832年在澳門寫的一首後來被引作第二卷卷首語 (頁195) 的詩中⁽³¹⁾也得到了強調：“我十分激動地閱讀了 / 您那些當之無愧的作品 / 對於充滿求知欲的人來說 / 它們無疑是包羅萬有的教科書。……”⁽³²⁾

特別是當我讀完安德拉德的題為“關於教育的看法”的那封很有意思的信之後，我就感到，他希望自己的信件對人們特別是對婦女賦有教育意義的思想確定無疑。他在那封信中這樣寫道：“的確，文學和藝術在不斷繁衍姪，同時也在不斷改變姪人的智力狀況。如果男人是正直的，而且他又有姪強壯的體魄，那麼在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後，就會充份利用男性的優勢和發揮男性的精神。同樣，要是女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們在西方就會湧現出如潘海葩 (Pan-Hoei-Pa)⁽³³⁾ 那樣的傑出女性。我們知道，斯塔埃爾爾爵夫人天資聰慧，但如果不通過接受教育後充份利用自己的天賦，那她的這一優勢也就一錢不值。”他接姪寫道：“然而，當今女性的狀況令人可悲，祇有那些熱愛真理、主持正義的男人才敢於保護她們。不過，由於這樣的男人現

在是少數，所以對付不了大量欺壓她們的男人。但是好在這群野蠻的多數人也在受到報復，也在受到超越力量和崇尚光明的情感和良心的責備。”

(LXVIII, 262) 緊接姪，他自然強調了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關於婦女的教育問題我要對你說點甚么呢，甚至在文明之光的發源地希臘，婦女的教育問題也遭忽視，在印度，女性一進入青春就被禁錮在閨房裡，就要受到新型暴君的統治，也就是說要遭到沒有人性的魔鬼的蹂躪。而在中國，女人一生下來就要受到規範教育。要向他們灌輸封建禮教那一套，要讓他們學習天才女性潘海葩 (Pan-Hoei-Pa) 的榜樣，所以，要是你在這裡就會看見這裡的女性在到處發光，到處都關心婦女教育。”

“在中國湧現出的傑出女性不計其數，她們在各個領域都是有用之材，而在歐洲這樣的女性實在太少。” (LXVIII, 258和260)

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除了提倡婦女教育外，甚至還主張男女平等，“至少在權利方面”應該這樣。(LIV, 212) 所以，或許他在把這類信件寄給他的妻子時，就已經明確地表示希望她宣傳他關於保護婦女的主張，儘管他認為婦女在社會中的主要任務仍然是集中在夫妻範疇和家庭之中 (LXVIII, 260-262)。如果我們對作者關於男女平等的觀點有些懷疑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讀讀上述萊亞爾·德·古斯芒所作的〈瑪麗小姐在尊敬的瑪麗亞·諾羅尼亞夫人面前誦讀尊敬的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先生寄自印度和中國的信件時的即興頌歌〉⁽³⁴⁾，其中讀者會看到安德拉德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當然這不是表現他的這種態度的唯一地方。

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我們還想提一下潘海葩所主張的婦女教育原則，安德拉德在他給妻子的信中說，應當把潘的作品看作是“你父親過去給你的教材”。他的建議結果使得他的妻子瑪麗亞·熱特魯德斯·安德拉德“除了從學習潘海葩的作品中獲得的教益之外，就別無所有。” (LXVIII, 259-260)

根據潘海葩的原則，一個“可愛的婦女”應該具有這樣一些品質：保持貞節、善於言辭、體態動人和落落大方。關於這點，這位中國作家還說“有

良好教育的人就不會炫耀自己的學問，如果她把一大堆詩人和哲學家的名字成天掛在嘴上，那她絕不會討人喜歡。相反，如果她善於掩飾自己的學識，祇注意在平常加以利用，那她就會受人敬重。當然，如果她從根本上就缺乏科學文化知識，即使再檢點自己，也沒有人願意聽她的。”（LXVIII，259）

歷史的編纂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安德拉德作品在歷史方面的價值。在這方面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的XXX到XXXIII（即從80頁到95頁）的幾封信件。作者在這幾封信中以文獻的方式向我們勾劃了澳門歷史的輪廓。其中有幾頁以前曾在關於他的回憶錄中選登過。此外，我們也曾提到這位作者寫的一些介紹他在澳門期間的活動，特別是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海盜和抵禦英國人侵犯澳門之門爭的歷史性文章。

在上述幾封信件中安德拉德同樣像在整個《書信集》中一樣，明顯地流露出他對“澳門祖國”的深情，甚至到了揭露有關圖謀澳門自治的主張，譴責某些兵頭和總督的行為。在這些門爭中他特別突出了他同歐華齡嘉總督（Lucas José de Alvarenga，1768-1831年，1808-1810年任澳門總督）的論戰，以及他堅決反對馬蒂尼奧·德·梅洛·依·卡斯楚（Martinho de Melo Castro）部長1783年下達的關於限制澳門市議會權力的意見和決定，因為市議會的那些權力是產生於當地的緊張局勢中的，而且在當時還是行之有效的。因此，這些權力自那時候起可能繼續施行了相當長的時間。^{（35）}

1824年出版了^{（36）}《關於粉碎以張保仔（Cam-Pau-Sai）為首的中國海盜以及英國人在澳門登陸並撤退的回憶錄》^{（37）}，之後於1835年，該著述經過大的修改和擴充，更名為《澳門人抗擊中國海盜的功績以及英國人強行進入澳門〔……〕的回憶錄》，由里斯本印刷所重新出版。該書提到了19世紀初葉圍繞抗擊海盜而展開爭論的問題。那場爭論應當將其放到當地的環境之中、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中以及利益、戰略地位和權力的爭奪較量中去進行相對

的認識。若要進一步瞭解這一事件中的相關衝突，我們建議閱讀維托爾·路易斯·加斯帕爾·羅德·格斯（Vitor Luís Gaspar Rodrigues）的文章〈澳門、中國和果阿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抗擊中國南海的海盜之門爭中的協調行動〉^{（38）}。至於對這一事件的深入探索，那就實在不是本文所要達到的目的了。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想指出的是，從《印度及中國來信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安德拉德認為澳門已具有了自己特有的身份。對此，他甚至這樣加以肯定：“過去我把這個小小的地峽看成是葡萄牙的財產。今天，我已被相反的事實所折服。可憐的葡萄牙顯然正被這一事實蒙在鼓裡。”接替他轉引萬曆皇帝（1573-1619）頒佈敕令將五條限令強加給澳門的事實來證明自己的上述看法。1614年，這五條限令被刻在一塊石板上，並被安放在市議會門口，如今又被突出地複製於新版的封面上，以便讓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一史實。

最後，安德拉德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一來，由於中國政府不同尋常，這個城市的政府也應該不同尋常，因為它的一切都得依賴中國。”（XXX，88-89）

總之，安德拉德認為，自從上述“石頭條約”，或者更為確切地說是“管理法典”確立之後，澳門這個城市中的葡中關係就受到了它的制約，而葡萄牙的管理實際上就成為象徵性的了。他的這一重要觀點與在這個問題上的另一種觀點截然不同，後者認為那時在澳門已經沒有了中華帝國的統治。對於這方面的爭論，請參看安東尼奧·瓦斯康塞洛斯·德·薩爾達尼亞（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39）}，即薩安東）富有新意的論著〈帝國的權威和對抗的象徵—萬曆和乾隆法典在澳門〉。

憑經驗進行感受，以務實的態度行事或者通過自身體驗來獲取完美的知識，這就是19世紀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並努力認識和瞭解中國的、同時又不解地保衛澳門和為澳門增添光彩^{（40）}的葡萄牙人的行事準則。

【註】

（1）為節約篇幅和便於敘述，本文所有關於若澤·伊納西奧·德

- 安德拉德信件和引語的出處均放在括弧內，羅馬數字指信件編號，阿拉伯數字指頁碼。
- (2) 目前，耶穌會士撰寫的關於中國和日本情況的《一年一度的書信集》已為越來越多的讀者所知。在廣為傳播的版本中，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有《耶穌會神甫及修士在1549至1580年間自日本及中國寫給印度及歐洲耶穌會同行的信件集》（1598年埃武拉版本的影印本），兩卷集，卡斯托利瓦出版社，1997年，安東尼奧·德·戈維亞的《中國來信集》，奧拉西奧·阿拉烏若為其編輯、作序和注釋，澳門/里斯本，東方葡萄牙學會/國家圖書館，1998年，以及《澳門學院來信集（1594-1627）》，若昂·保羅·奧利維拉·依·科斯塔為其編輯統籌並作序，澳門，紀念葡萄牙大發現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1999年。
 - (3) 若澤·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在里斯本市政廳擔任過六屆市政委員。1837年2月至1838年1月還擔任市政廳主席，不過根據保羅·若熱·費爾南德斯在其論著《變幻無常者的面目，城市精英和18世紀末至1851年里斯本的市政權力》（里斯本市政廳，1999年，頁236-241, 243, 262, 265, 267；該論著是在安德拉德作品再版之後問世的）中提供的市政廳文獻資料所證實，他的這一職務還一直保留到那年年底。因此，看來應該修正載於關於這位作者的一些傳記中對於這方面的資訊資料。由於至今沒有人糾正，這些資料阿圖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為本版撰寫的《導言》中自然還在引用。
 - (4) 參閱該作品第二版附錄一，還請參閱《葡萄牙巴西大百科全書》卷二，里斯本/里約熱內盧，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540。
 - (5) 參閱第二版附錄二。
 - (6) 《葡萄牙參考書目辭典，實用於葡萄牙和巴西的研究成果》，卷四，里斯本，國家印刷廠及造幣廠，1860年，頁371。
 - (7) 參閱第141頁上的題辭複印件。我們認為這個人士應該是當時在位於大眾廣場的市政廳任職的馬努埃爾·若澤·馬沙多（Manuel José Machado），他在1833-1835年間也曾三次擔任過里斯本市政廳委員，其中有兩任是與安德拉德同時的。請參閱保羅·若熱·費爾南德斯的上述作品頁239及其後數頁，以及頁263-267。
 - (8) 參閱本文附錄三。
 - (9) 首次刊載於第二版上，自然是編排在作品的開頭。
 - (10) 該書向我們作了兩個版本的比較，“……後來，……在同一家印刷所印刷了第二版，該版在排版等方面與第一版完全一樣，但作者對文字有所修改和潤飾，並增加了一些附錄。兩個版本都是兩卷，即XXIV-276頁和X-269頁，第二卷的末尾另有二十頁，但未編頁碼，其中除登目錄外，登的就是頌揚作品的詩篇。本版仍同第一版一樣，也插了十幅石版印刷畫像……”請參見我們劃線強調的兩卷作品。
 - (11) 更有甚者，在研究過程中還可能會對馬丁斯·巴斯托斯在1843年12月8日發表的《詩歌體書信》（頁366）中的下列加了妣重線的詩句感到十分費解，“……出於對祖國的熱愛/你過去不希望內容如此豐富的版本中/出現某種令人詫異的東西/如今你因遇到某些周折正在耐心期待/在葡萄牙造紙廠中/能夠第一次造出牛皮紙來”妣重線是我們加的。
 - (12) 儘管阿圖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在上述導言中引用了一些被刪去的詩句，但該版的注釋與第二版的完全不同。所以，我們在這裡將這首最初見於1847年版上的詩歌全文原原本本地轉載出來。參見本文附錄四。
 - (13) 里斯本（1807年創辦）。
 - (14) 關於這方面，請參看帶有相應目錄的本版的頁3，頁5-7，頁9，頁189，頁191以及頁193-195，還請參看頁365-368，從中不難看出編制目錄所使用的標準不同，更不用說可以看出他們在編排同一版本的目錄本身以及相關的文章方面所使用的標準也不同。
 - (15) 因此，除了本評論中引用的和將引用的例子之外，讀者還將在本卷中讀到下列文章，“修訂者說明”（頁XV）以及一個名叫皮門特爾（Pimentel）的人獻給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的《頌歌》（頁193-194）。
 - (16) 多明戈斯·安東尼奧·德·塞凱拉不僅是位知名畫家，也被認為是葡萄牙的一位知名的石版印刷版畫的複製專家之一。
 - (17) 安德拉德也將羅德·戈·費雷拉·達·科斯塔的傳記收入了他的《書信集》（XCIX: 354-355）。
 - (18) 參閱《依諾森西奧·弗蘭西斯科·達·席爾瓦》，卷五，頁371，以及卷七，頁169-171。
 - (19) 指第二版的出版者。請參閱附錄一。
 - (20) 參閱第三版，里斯本，吉馬良斯出版社。
 - (21) 也請參閱阿爾弗雷多·迪亞斯（Alfredo Dias）的書評，“關於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的書信”，參見《澳門》雜誌第三部份，2000年第六期，頁78-88。該書評後經修改已出版成書。
 - (22) 我們正在撰寫一個關於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的專題論文，題目（暫定）為：“19世紀初葉中國貿易中的一個葡萄牙人”。
 - (23) 為了扼要地瞭解該問題，請讀者參閱我們的文章〈旅行的結束難道是烏托邦的終結嗎？〉《葡萄牙人的聚會—文化語言，論文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5年，尤其請參看其中的頁319-323。
 - (24) 文德泉在其文章〈賈梅士在澳門〉（參見《賈梅士學會學報》，澳門，XIV，（1-4），1980年春冬，頁47）中，轉引了由美國三桅商船“哥倫比亞”號上的神甫翻譯的該詩的英文譯文，但是該譯文與蒙塔爾托·德·熱蘇斯（Montalto de Jesus）在其作品《歷史上的澳門》（第二版重印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284）中的意譯版本有根本性的區別，這一區別自然反映到了該書的葡文譯本中（參見《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書籍出版社，1990年，頁197）關於此問題的更詳細情況，請參閱文德泉1977年發表的學術研究論文〈澳門的賈梅士石洞〉（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國際研究所，1999年，頁84-98。）
 - (25) 請參閱我們以“澳門與國際貿易，大都市從平衡到失衡”，專題刊登在《友誼的基石，五世紀的葡中文化藝術關係》（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1999年，頁26-137）上的文章，以及1998年9月在澳門舉行的“澳門大都市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關於18世紀外國人進入澳門的問題，澳門是一個平衡的大都市嗎？〉，該論文的英文版本正在印刷，即將出版。如果想要得到關於這個問題更為扼要的看法，請查閱

《澳門歷史辭典》（澳門，澳門大學，正在出版中）中的詞條“澳門同廣州在國際貿易中的關係”。

- (26) “有些更為仔細的學者還看出這位作者的思想中有某種讀成唯物主義的傾向，看出他的哲學理論中有一種18世紀之感覺主義的反映，看來他時有表現出自己是這一哲學理論的大師們的熱情支持者。”（參見上述作品卷四，頁371。）
- (27) 也就是上述那個羅德·戈·費雷拉·達·科斯塔。
- (28) 扶重線是我們加的。
- (29) 還請參看這部份的頁106-107，以及信件XCVI，頁339-342。
- (30) 也請參閱第259頁以及馬丁斯·巴托斯的《信件》第6頁，其中作者說瑪麗亞·熱特魯德斯·安德拉德是一位“睿智博學的妻子”。
- (31) 從中我得出結論，安德拉德的書信集早在印刷出版之前，奧利維拉就已經細細地讀過了。
- (32) 扶重號是我們加的。
- (33) 參看信件LXVIII，258-262。
- (34) 該文刊登在《書信集》1847年版第二卷的末尾。請參見本文附錄二。
- (35) 如果要更詳盡地瞭解此問題，請參看安東尼奧·瓦斯康塞洛·德·薩爾達尼亞（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的論著〈為爭取合法性而鬥爭，聖塔倫公爵關於圍繞為維護葡萄牙在澳門之主權而進行的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歷史和法律爭辯的回憶〉，參見《葡中關係研究》，里斯本，社會及政治學高等學院/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頁407-462，還請參閱馬丁斯·多·瓦雷（A. M. Martins do Vale）的作品《葡萄牙人在澳門（1750-1800，他們背井離鄉，愚昧無知，野心勃勃，還是忠誠於國王的臣民》，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7年，頁59-67。
- (36) 雖然該文章出版時沒有署作者名，但是根據依諾森西奧·弗蘭西斯科·達·席爾瓦的說法，早在1817年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就寫了一篇關於這個事情的“回憶錄”文章以題“葡萄牙人的回憶，愛國者的撰寫”發表在《美術報》上，里斯本，卷二，（4），1817年。參閱上述書信集IV，第370頁，以及信件VI，第382頁。
- (37) 皇家出版社出版。
- (38) 該文已收入由安東尼奧·瓦斯康塞洛·德·薩爾達尼亞和若熱·馬努埃爾·多斯·桑托斯·阿爾維斯主編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葡中關係史研究論文集》（參見頁235-276）。該論文集由東方葡萄牙學會於1996年出版。在那篇文章中，作者通過對相關的主要文獻（不過基本上都是葡萄牙文的）和次要文獻的對照和分析，對捲入該事件之各方的不同立場進行了比較性和評論性的研究。
- (39) 借此機會我們衷心感謝他向我們預先提供了這篇文章，他的這篇文章也同本文一道登在《文化雜誌》這期上，而且還將收入即將出版的一本名為《外交、條約和人物，關於葡萄牙和中國之間關係的研究》的論文集。還有一點值得指出，他的那篇論著是文化局向其提供研究基金的成果。
- (40) 佩德羅·費利西亞諾·德·奧利維拉·依·費格雷多在第十四行詩（頁9）之末尾就是這樣來評價他的，“你在你的作品中，澳門增添光彩/啊，我們的感激將永不變/澳門將永遠

記住你，安德拉德”費格雷多儘管出生於里斯本，但後來隨科特拉大家族遷居澳門，於是成了澳門土生葡人中的一員。他曾在澳門南灣岸邊做過生意，後擔任過澳門城市民兵上校，擔任過市政廳委員，1825年8月3日到次年中擔任法院特別法官。關於他的文學創作，至今我們祇知道有兩部由法語翻譯過來的作品，這兩部譯著分別於1832年和1842年在澳門出版。請參閱文德泉的作品《軍人…》頁299，388，392和396，還請參閱G. E. P. B.的上述作品XI，頁315。

【附錄一】〈第二版前言〉

本世紀出版社為我們出版了許多書籍，或許說是出版了太多的書籍，但有些確切地說真是缺乏構思和新意。不過有一本我們認為值得推薦，這就是1843年出版的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寫自印度和中國的《書信集》。

這些信件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文學新天地，其中包括許多各種各樣的，大家都公認是很有用處的材料。由於我們不能在這裡對這部作品說得過多，但又不能說得太少，所以決定在這裡引用已故里斯本總主教弗蘭西斯科·德·聖·路易斯（Francisco de S. Luís）給《書信集》作者一封信中的一段話。從中讀者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評價這部作品的。弗蘭西斯科·德·聖·路易斯在其信中這樣寫道：

“您的作品為自己的榮光，為葡萄牙文學豎起了一座永恆的豐碑，使我們瞭解到中華大帝國的風土人情、法律制度、勤勞智慧的人民及其獨特的個性，為我們古代葡萄牙人的精神和價值伸張了正義，及時抨擊了一些外國人貌似愚昧無知而真正貪婪與嫉妒，並在字裡行間宣揚了襟懷坦白和豁達大度的哲學思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社會道德。”

這位德高望重的里斯本總主教對安德拉德《書信集》內容的這一高度概括，的確是恰如其份的，他對安德拉德為全民族做出的傑出貢獻所給予的贊頌，對安德拉德來說確是當之無愧的。正因為如此，出版他的這一作品無論對哪方面說來都是極其重要的和極有價值的。

在當今這個時代，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幾乎都已商品化了，大部份作家都在那裡計算他出版的作品的每一行應該得到多少個雷亞爾的報酬。然而，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卻不屬於此類人。他將自己的信件彙集出版，不但不要一文稿酬，而且還將他的作品免費送給許許多多的朋友，送給那些向他索取的人，直到送得一本都不剩。

作者這種大公無私和慷慨大方精神，結果招來大批索取者，他們都渴望得到這本精美的作品，然而所有的書店裡沒有賣的，作者手裡也沒有了，因為第一版已經連一本都不剩了。鑒於這種情況，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決定將

他的《書信集》在經過重大修訂之後予以再版。這次，他拒絕了出版社能夠給予他的所有經濟利益。

我們再版這部作品同樣不是受利益的驅使，而是我們相信，這樣可以為文學界做出一份貢獻，可以有機會普及這部有如此價值的和如此重要的作品。因此，我們不僅以我們自己的名義，而且還以全國人民的名義感謝安德拉德先生，感謝他慷慨同意我們再版他的作品。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將竭盡全力使第二版的質量不低於第一版，因為我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給予它的傑出作者允許我們無條件地再版其作品的一點點回報。

〔摘自第二版，里斯本，I. N.，1847年〕

【附錄二】〈多麼漂亮的版本啊，真是藝術的精品〉

面對瑪麗小姐在唐娜·瑪麗亞·德·諾羅尼亞跟前誦讀尊敬的若澤·依納西奧·德·安德拉德先生的印度和中國來信的即興頌歌

猶如一隻小鴿子或
一朵玫瑰花般漂亮的姑娘
從富麗堂皇的宮殿大廳
一個搪瓷鑽石盒中
拿出一本金色的書籍
她坐在一把有絲絨座墊的椅子上
以無比贊歎的口僂讀她一頁又一頁
書中的一切最令她感動的
就是安德拉德這個永恆的名字
她那張天使般的流露出喜悅心情的嘴
顯示出天地間全部的美
看妳她，我的心靈享受妳
如此夢幻般的快樂
如此妳迷，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時漂亮的瑪麗亞緊閉妳嘴唇靜聽妳
而我由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心情
不由得從她手中奪過迷涅瓦的寶物
印度和中國的來信集
多麼漂亮的版本啊，真是藝術的精品
究竟是甚么神筆竟令我如此入迷
作品原來是出自一個
學識淵博的男人之手

他將遠離死亡，永遠活在人間
即使有朝一日變成了墓穴中的灰燼
也將勝過那些雖然還活在世上
其實已經死亡的人們
因為傑出的智者永遠不會死亡
他的盛名將永世長存
正在讀妳的那位美中之美的姑娘
聽見我的真情流露後
不禁甩開她的大辮子，抽噎妳動情地說
“可惜我不是安德拉德的女兒！”

——萊亞爾·德·古斯芒

〔摘自第二版，里斯本，I. N.，1847年〕

【附錄三】〈致尊敬的若·依·德·安德拉德先生的信〉

人的榮譽
是塵埃 灰燼 煙 風
——卡爾德隆

您遊遍了世上的汪洋大海
從西方到東方
您到過令加特都感到恐怖的著名地區
那裡流淌著孕育世代印度人的恆河
那是世界上一塊古老而遼闊的土地
在那裡您做過細心的考查
您去中國做過更為認真的考察
考察它的風俗、法律、哲學和藝術
您觀賞過中國的塔，塔上的飾鐘
在微風吹拂下發出動聽的響聲
您站在巴西河流的岸邊
欣賞過一顆顆高聳入雲的椰子樹
在那多姿多彩的高高樹杆上
掛妳一個個香氣撲鼻的果實
還有那枝繁葉茂的香蕉樹
上面結妳一串串綠色的香蕉
您同形形色色的人打過交道
有的文明禮貌，有的野蠻粗魯
但您總是以“安德拉德”的身份同他們友好交往
我不知道的是，您在世界上各個角落
到底愉快地遇見過多少我們這類有理智的知己

對此我不知道，當然這也不會令人感到驚奇
 因為我知道的和看到的是如此之少
 如果讓我審視古老的歷史
 如果讓我審視現代
 我祇會發現人類生活中的貧困和罪惡
 一些人受別人壓迫，一些人壓迫別人
 一些人被別人欺騙，一些人欺騙別人
 我不時地看見發生一些貌似文雅的荒唐事
 而且這種浸透血與淚的事
 發生得越來越多
 舊的還沒有結束，新的就已經發生
 這些飽含血與淚的東西時刻伴隨你身邊
 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總是高傲地說
 “太陽在向我放射光芒
 它使果實成熟，為莊稼秋色添彩
 到了晚上照亮我的則是月光
 千千萬萬顆繁星在空中閃爍
 我是大海的主宰，大地的主宰
 全世界的主宰者
 無論粗魯地生，還是粗魯地死
 都是為了响勞於我
 都是為了我有飯吃，有衣穿
 我要大自然給他們的唯一回報
 就是粗糙而結實的皮膚”
 但如果獅子從廣袤的撒哈拉荒野
 突然出現在一個國王和一個僕人的眼前
 咆哮、搖尾和豎起它的鬃毛
 如果他們在亞洲的森林遇見一隻老虎
 在尼羅河陡峭的岸邊發現一條長滿鱗甲的鱷魚
 首先逃跑的是國王還是僕人？是野獸還是人？
 人生來就是所有生物中最為不幸的
 沒有力量，沒有理智，沒有話語
 儘管自己擁有如此豐厚的天賦
 這些天賦而且長期持續，並為其效用
 但如果有一天突然感情衝動令他發狂
 難道他就不會被拋入罪惡的深淵？
 河狸在江邊建造家園
 居住其中安全而舒適
 蜜蜂以敏銳的目光在鮮花中吮蜜
 山鷹翱翔太空飛到九霄雲外
 在原野上成群地放牧狹瓦克拉尼亞的牛馬

在非洲廣闊的土地上生活妖千奇百怪的動物
 牠們成天為生活而奔波，自由自在地生活
 可是當大自然命令牠們死亡牠們就去死亡
 牠們沒有追求榮光的慾望
 也不懼怕任何處罰
 難道我們的年輕人就是最有福氣的？
 他們在疲憊的學習中消磨青春年華
 消磨精力、健康和視力，
 為的是自己的這些付出加上有朝一日
 再通過繁重的勞動能獲得一點點餬口的食糧
 終於有一天發現自己精疲力竭步入晚年
 到那時眼瞎了背也駝了
 祇好可憐地生活在病榻之中
 病痛從他體內漸漸釋放出來
 再晚一點血液循環也受到制約
 以前十分活躍而豐富的想象力
 如今變得遲鈍麻木說話困難
 呼吸吃力味覺衰竭
 嗅覺失靈觸覺減退
 聽覺喪失記憶力也漸漸喪失
 唯有理智的燈塔還在閃光
 在一個墳墓上方點燃一盞淒涼的燈
 時值晨曦燈油即將耗盡
 唯有那微弱的燈光在風中搖曳
 原來存在於生與死之間的時空竟如此短暫
 每個人最終都會進入墓穴
 就像熟透的果實注定要從樹上掉下一樣
 如果您注意觀察他在世時的生活
 您就會發現他粗魯骯髒幾乎赤身裸體
 白天打獵捕魚晚上睡在地上或吊床上
 在同自己的同類的戰爭中在同野獸的搏鬥中
 或者被敵人的弓箭手殘忍地射死
 或者在遭到失敗之後被抓來捆在硬木杆上受折磨
 腦袋被打破甚至四肢被砍下來
 用火烤熟來作與他一樣野蠻的敵人的
 令人恐怖的美味佳餚
 難道有甚么文明王國
 會給予他更好的生存環境
 友愛源於財富權慾源於貪婪
 過份的貪婪以及盲目的狂熱源於威嚴
 永恆的同盟、不祥的迷信、嫉妒和仇視

笨拙的陰謀卑鄙的背叛
以及污蔑誹謗或暴政與獨裁
難道所謂德行會令人類擁有幸福
無論是在君主政體還是在共和政體的國家中
我們都看見些甚麼？
友愛？正義？
向勇敢者頒發有價值的獎勵？
給道德高尚者以榮譽？
給博學者以麵包？給藝術家以恩惠？
沒有！倒是覺得——
一切都祇有靠運氣和時間纔能擁有
荒唐的計劃天天都在泡製出籠
瘋狂的希望天天都在破滅
就像黎明前一個個美夢都破滅那樣
大人和小孩無不在疲憊不堪地掙扎
為的是能夠吸進一口受寵的清風
所有的人都在竭力工作
為的是能弄個博士帽甚么的來裝潢門面
能穿上拖地的長袍坐在法庭審判官席上
能揮舞軍人的指揮刀或血紅的劍柄
嚇唬自己想嚇唬的人
或者為了獲得一個勳章或一把金鑰匙
為了在世人的面前炫耀！另外一些人
則為了獲得一頂主教紅帽、教冠或一根權杖
而費盡半輩子的心血！然而
他們的這一切
卻換不來您安德拉德的一絲笑容
這些大小孩怎么能
幹這樣低級而愚蠢的事呢？
您看——
所謂的文明正使一些人變成瘋子
使另外一些人墮入不幸的深淵
或者將被葬身於大地的深處
遠離太陽遠離人間
在那地層的深處為他人探尋寶藏
還會使一些人被困在瘟疫肆虐的環境裡
憂鬱地漸漸衰老直至嗅到死亡的氣息
你看那一群群饑餓的幾乎是赤身裸體的人
或者正在作坊裡不停地做工，銼刀嘎吱作響
鐵錘在空中飛舞，鋸子來回拉動
車輪飛快地旋轉，織機上的梭子往返奔跑

或者他們在切割石板或者在冶煉金銀銅鐵
或者在造船廠造船
或者在修建高聳入雲的樓房
或者在引江水澆灌土地
或者在汲乾沼澤地征服大自然
或者在安裝輸水管道
或者在建造一座座橋梁
或者在降伏轟鳴呼嘯的蒸汽
使其為自己的工作服務
還有那些站立小舟上曝曬於陽光下的漁夫們
伴妖海風的吹拂迎候海浪的衝擊
用魚網魚叉或帶有誘餌的魚向海洋中的生物開戰
至於在那些地道的大船上的航海者們
則在惡劣的天氣條件下運輸各種貨物
再看看那些生活在鄉村中的農夫
太陽一出就從貧窮的家匆匆來到田間
開始承受舛辛酸的疲憊
直到夜幕降臨還在不停地勞作
有的用鐵犁翻耕堅硬的土地
向翻開的泥溝裡播下一粒粒種籽
過一些時候這些種籽纔從地裡發出土芽來
有的用鋤頭平整花壇
以便種上排列整齊的花草
有的用鉸剪修整葡萄藤
有的用柴刀砍掉陡峭坡地上的樹木
有的兢兢業業地澆地
有的在收割糧食或水果
有的在作坊裡製作葡萄酒或橄欖油
一天辛勞之後終於疲憊不堪地回到自己簡陋的茅屋
然而這些工匠、漁民、農夫
及其它勞作者儘管都非常艱辛
但從他們拋灑的血汗中獲得了甚么報酬呢？
原來祇獲得了一點點僅夠
自己餬口、穿衣和養活妻兒的酬勞
“但（您能說）世界上沒有許多被認為是幸運的人嗎？
難道不是他們一生下來財富就向他們微笑嗎？”
對於您說的這一點我並不否認
但我認為國王是舞臺上的主角
他的臣民祇不過是過眼雲煙
就像燃放的焰火一樣在空中迅速升起
閃光、劈啪作響、瞬間分散成無數星塵

就被難聞的煙霧包圍最後飛快地掉落地上
 這世上有哪個正派的人會嫉妒命運之寵兒的財富
 因為這個冷酷無情的東西既可以把您捧上天
 也可以把您從高空扔下來並將您推向災難的深淵
 菲利普之子統帥經過戰爭磨練的兵團進犯波斯
 他驕傲地登上達里奧的寶座
 他馳騁於無垠的沙漠上戰勝斯西塔斯
 征服巴克特里亞納和熱德羅西亞
 並英勇地深入哈蒙沙漠地帶
 擊敗埃木洛德連人、印第安人和波羅人
 奪取許多富庶的城市
 使荒蕪的土地發生巨變！
 然而儘管他終於紫紅色王袍加身
 您知道仍有多少毒如蛇蠍的小人在暗中誹謗他嗎？
 他胸中仍有多少悔恨在鞭撻他自己嗎？
 他的生活仍充滿多少痛苦嗎？
 雖然他的所作所為令大家懼怕，但他同時也懼怕大家
 也在內心懺悔——
 品德高尚的卡利斯特內斯的身影
 無數次出現在他的睡夢中
 湧上心頭的熱血常常使他羞愧得面頰發熱
 同時也為埃烏梅尼德斯女士們遭到的不幸感到愧疚
 他那傷心的眼淚灑滿克利托的墓地
 正是他的行為令那些正處在青春年華的生命夭折
 另外正如你知道的西羅這個新興帝國的創建者
 經過千百次戰鬥和千百次勝利
 終於擊敗人口眾多的巴比洛尼亞
 可是結果他的頭顱不幸地被他野蠻的妻子
 砍下來裝進了一個血淋淋的皮囊中
 他妻子帶着殘忍的微笑對他吼道：
 “我今天就讓你喝血喝個夠！”
 羅馬人不是公開說過西拉生活幸福嗎？
 這位獨裁者以武力消滅了馬里奧黨派
 將敵人的胳膊齊肘砍下來扔進人民大眾的血泊中
 在他的高壓下世人無不驚恐萬狀
 就是驕橫的國君也不得不懼怕地讓出最高權力
 儘管如此西拉仍然總是生活在懼怕中
 他的生命最終還是葬送在一夥
 對他懷有嫉妒心理和刻骨仇恨的人之手裡
 榮譽和勝利這些東西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些甚麼？
 即使吹奏起一百把蓬佩奧軍號來慶祝我們的勝利又會得

到甚麼？

即使您先前屢次打敗過敵人甚至將其置於死地
 或者給普哈西人給科爾肖人
 給來去無蹤的西埃內人給性情暴躁的阿拉伯人
 給膽小怕事的猶太人給野蠻的西利西奧人
 給性格溫和但生活奢侈的塞費尼奧人都帶上枷鎖
 即使您先前戰勝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英勇的人們並驅除
 了海盜

並將拉丁山鷹旗幟插上了阿美尼亞和卡帕多西亞的炮樓上
 那您最終又會得到甚麼好結果
 儘管您先前的征戰迎來了勝利和財富
 以至擁有屈從於您意志的高傲而馴服的市議會
 以及您那令人生畏的偉大頭銜
 但如果最終在等待您的
 是在法爾薩尼亞或者在尼羅河畔的徹底失敗
 是普托羅梅的背叛是阿希拉斯的兵刃刀劍
 那您的最後下場又將是甚麼呢？
 塞薩爾，這位最好戰的暴君、學者、詩人、出色的演說家
 這位擊敗日爾曼人和加羅人的功臣
 在取得如此多的偉大的軍事勝利之後
 雖然早已頭戴威風的軍帽身披威嚴的戰袍
 但仍同一些戰士來到庫里亞中心觀看他的朋友比武
 這時他已經對財富及榮譽感到厭倦了
 每當回首往事時胸中總是充滿恐懼和哀歎
 或許有人會問我怎么盡舉過去的例子呢？
 難道我們時代就沒有一個突出的嗎？
 有！拿破崙就是一個！
 命運之神給了他天才、勇氣、力量和膽略
 牽扶他的手將他從最底層扶上了寶座
 塞薩爾家族的一個女兒成了他的妻子
 他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凝結在他的山鷹旗幟中
 他馳騁疆場所向披靡
 他一對無政府主義說“不！”無政府狀態就結束
 他一下達“復興”的命令復興的現實就在高盧的大地上
 出現

接扶他就隨心所欲地委任那些地區的統治者
 甚至羅馬教皇也得從那座有七個山頭的城市出發
 匆匆跑來巴黎為他祝賀
 他的所有兄弟都擁有他賜予的權杖
 在他看來連阿爾卑斯山也該向他低頭
 當時，塔伯爾、埃及等國害怕得要命

似乎易北河、多瑙河、頓河以及伏爾加河都在他的面前
發抖

然而命運之神最終令他感到精疲力竭並離他而去
不僅奪去了他的眼睛將他從寶座上拉了下來
奪去了他的妻子和兒女
而且還將他流放到非洲的一個炎熱的小島上
該島是葡萄牙人昔日發現的一個連利西亞都瞧不起的地方
在這裡拿破崙一口一口地嚼盡苦辛
憂傷到了發瘋的地步最後耗盡自己的體力
在口中喃喃地咒詛那些曾經是他的朋友
而後背叛了他並無恥地對他進行報復的人離開了人世
原來祇有宇宙纔是永存的祇有人類纔是偉大的
至於甚么運氣甚么幸福都祇不過是過眼雲煙
就像再亮的水晶不久也會變暗並可能被折斷一樣
就像大海中昇起的浪花當海風一停後就會消失一樣
就像中國的玫瑰花儘管在三天之內會變三種顏色
但最終還是要萎焉一樣總之世間沒有甚么東西是永恆不

變的

晴朗的日子有時會以暴風驟雨而告終
生活在宮殿的貴人定會睜大眼睛
絞刑架上的死刑犯面對閃光的屠刀則會緊閉雙眼
真正的好人即使在壞學校也不會染上不健康的東西
缺乏頭腦的人如果沿狹邪路走下去
就一定會墮入罪惡和貧困的深淵
並最後在夢幻中毀滅自己！
安德拉德先生，您知道
世上可能存在的最起碼的幸福是甚么嗎？
就是像您那樣能生活在一種富有哲理的
和自由自在的寬鬆環境中
不低三下四地依賴他人
遠離貧困的煎熬和公共事務的糾纏
精神健康身體健康
對有需要者樂善好施為不幸者分憂解愁
就是不嚇唬他人同時也不會被他人嚇倒
就是不奢望得到自己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就是能盡情享受到精美藝術的愛撫和熏陶
就是自己始終具有一個探索者的眼光
就是在自己心中沒有任何讓人恥笑和引起自責的東西
就是能在一個不起眼的花園中種植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

異草

能悠閒地觀察滋養植物莖杆的裂片從地裡慢慢生長出來

能觀看植物的莖杆如何慢慢地長滿枝葉
能欣賞花蕾如何形成、長大和裂開
如何漸漸長出花冠直到完全綻放
最後又如何在陽光下微笑炫耀自己的風采
並以自己的芳香勾引欣賞花人
祇有那些享有這樣一些樂趣的人
纔算得上像您一樣善於生活
祇有那些像您一樣在遭遇不幸和挫折時
甚至在受到死亡的威脅時
也能堅定地保護自己不受損害
也不會陷入悲痛境地也毫不畏懼的人
纔能稱得上幸福的人、處事謹慎的人和值得敬佩的
人……

作者：若澤·瑪麗亞·達·科斯塔·依·席爾瓦

（摘自《書信集》第二版，里斯本，I. N., 1847年）

【附錄四】〈聖母學院拉丁語教授的頌辭〉

——致若·奧·德·安德拉德的詩歌體書信

Hoc illud est praecipue in cognitione rerum

Salubre ac frugiferum, omnis te exempli

Documenta in illustri posita monumenta Intueri.*

TIT. LIVH. PR. EF.

要回顧從古至今發生的史實
運用歷史從來就是有益和明智
因為即使在黑夜裡
它也可以穿過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在嚴密的宗教經典科學之光輝的指引下
追溯到遙遠的世紀
為世人展示事實真相
它可以向我們講述世間發生的種種事情
世間的動蕩如何發生及如何發展
哪些城市在世上最早出現
哪些民族最早生活在這個世界
以及人類最古老的祖先有哪些
在當今這個金色的時代
我們要知道科學或藝術的資訊
也得借助歷史去發現

然而在那些充滿血腥味的野蠻時代
 世界充滿了刀光劍影、斷頭臺、愚昧無知
 以及道德敗壞、狼子野心和獨斷專行
 就是在一小時之內也不知要產生多少受害者
 讓我們這個時代遠離這種恐怖吧
 讓我們的世界永遠遺忘這一切吧
 讓我們遠離那些陰森可怖的妖魔鬼怪吧
 讓我們興高采烈地伴妖七弦琴聲跨越到新天地去吧
 回想當年揮霍無度的費爾南多死後
 留下背信的不勞而獲的萊奧內諾爾
 阿維斯大師祇好拿起葡萄牙權杖執掌大權
 可愛祖國的土地多么渴望擺脫外來統治
 道德高尚的恩里克目光遠大
 從薩格雷斯起航駛向浩瀚的大海
 他夢想存在於古老世界以外的
 被汪洋大海屏障所隔而令他當時無法看見的財富
 他率領葡萄牙船隊迎妖驚濤駭浪
 進入一個陌生的海洋和一塊塊荒無人煙的土地
 他向冒險家馬努埃爾打開東方世界的金色大門
 指出通往那些地方的康莊大道
 傑出航海家達伽馬從特茹河出發
 繞過波濤洶湧的好望角
 最終出現在印度奔騰澎湃的恆河中
 從此東方的珍奇異寶源源不斷地流入西方
 西方博學的史學家及優秀詩人奮筆疾書東方
 您，安德拉德，便是其中傑出的榜樣
 還在孩童時期您就跟鹹澀的海水結下不解之緣
 在海神特蒂斯的撫育下長大成人
 您走遍天涯海角每到一處都注意考察那裡的
 人民、那裡的風土人情和美德及陋習
 並運用書信體形式精心地加以記載
 然後將它們寄給您知識淵博的和道德高尚的妻子
 在那些信中您頌揚中華帝國的榮光
 講述它的悠久歷史和珍貴文物古蹟
 記述它的神話故事駁斥了關於它的虛假宣傳
 論述它的宗教及哲學信條
 尤其是介紹了一直影響妖中國的偉大哲學家
 孔夫子及其學說
 當然您在頌揚中國這些方面的時候
 一旦發現它的任何惡習也從未對其寬恕過
 就像農夫一定要將毒稗從金黃色的麥粒中清除掉一樣

您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允許有任何虛假的東西存在
 因為你是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來講述
 那個國家的宗教禮儀和古老傳統
 您雖然在孩童時受到的是奧古斯都思想的熏陶
 學習的是我們先輩的精神
 但如今卻祇在反映中國人的言論和理念
 而這些東西看來卻是與我們的宗教和傳統相背的
 您全身心地遨遊於玄學中
 穿越抽象科學的迷霧
 像一隻山鷹飛入人們單憑肉眼已經無法看到的太空
 您為我們葡萄牙人增光添色
 同時又誠懇地責備我們中間那些蛻化變質的人
 您為阿爾比奧尼亞妄自尊大的罪過感到懼怕
 他的這些罪過當然也令世人感到驚訝
 您不僅將過去和現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而且為我們展望了清晰的未來
 從賈梅士神奇的石洞到努馬同埃熱里亞的交談
 有多少奇思妙想成為您創作的源泉
 在寫作方面您與西塞羅風格迥然不同
 您的作品既體現薩魯斯托的簡潔文風
 又體現利維奧氣勢磅礴的寫作特點
 還具有塞薩爾作品那迷人的灑脫文雅
 在情感方面您遵循塔西陀的原則
 如蘇埃托尼亞那樣刻畫中國的學者們
 您在信件中所表達的見解使我受益匪淺
 令我粗俗的心靈得到智者發光的思想啟迪
 您為祖國的文學增添如此多的光彩
 從而贏得穆薩們及其它傑出詩人
 在其叩人心弦的抒情詩篇中永恆的稱頌
 也因此人們的心目中享有
 如那些不可多得的天才們那么崇高的地位
 也正因為如此，維努西諾說
 羅馬先知的美好格言在您身上變成了現實

聖母孔塞桑學院拉丁語教授
 弗蘭西斯科·安東尼奧·馬丁斯·巴斯托斯
 1842年10月14日於里斯本

* 本文對讀者瞭解歷史，瞭解載入傳世佳作中的不管是好還是不好的現存文獻資料極其有用和有益。〔摘自《書信集》第二版，里斯本，I. N., 1847年〕